

抒怀

三位美丽的女教师

□ 米丽宏

我第一次上学校,是被娘拖拽拽“揍”进学校的。

不知怎的,我就爱在田野疯跑,不愿上学。那日,我是一路哭嚎,娘是连哄带劝带着往我屁股上扇巴掌;拉锯战中,僵持的母女终于握紧了校门口。将入“虎口”之际,我忽然看到大门侧有棵小槐树,窜过去用手臂箍住了树干。任娘软硬法用尽,就是不松手。

泪眼朦胧中,一个女老师走过来,跟我娘低声说了句啥,又蹲下来跟我说:“你不知道吧,学校有多好玩!伙伴多,你看,你的朋友小青不就在这儿吗?”她从兜里掏出一颗糖,掰开我的手,放到我手心,说:“走,我带你去跟小青玩捉迷藏吧”。

有伙伴,有糖,我的警戒心一点点解除。犹豫中,老师已牵着我的手,进了校门。

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班主任,名叫李晓敏。

小学三年,她一直是班主任,教语

文课。李老师常带我们到野外去。河边的柳树林、村东的青龙寨,都曾留下我们的足迹。老师让我们坐在地上写日记,她站在石头上给我们讲作文。

我的第二位难忘的班主任,叫米玉秀。米老师很欣赏我写的作业,称赞我的字写得像“书上印出来的一样”。

那年我的祖母去世,办丧事时家里起了纷争。大人们忙着争吵,谁也不在意我都两周没上学了,直到米老师找上门来。在她的劝说下,我又回到了学校。

可是我蔫蔫的,上课不听讲,下课也不出去玩。我听她跟别的老师议论:“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。跟我小时候一样,敏感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泪“唰”地一下流满了脸。

几年后,我考上了师范学校,米老师又成了我表妹的班主任。从表妹那里我知道,老师经常谈起我,夸我当年学习怎么样用功。她那时已接近退休年龄,桃李满天下,但她仍然记着我。我心里暖暖的,为一份热诚的惦念。

中学时,我遇到了第三位女班主任全小雪。她接手我们班时,是个刚刚毕业的小姑娘,四边齐的发式,穿着连衣裙,戴着眼镜。

那时,教室取暖,都是土炉子。所有的男老师,都练就了一手砌炉子的绝活儿。隔壁班老师看全老师为难,便说:全老师,我砌完我们班的,就来帮你。全老师道了谢,就在旁边认真观摩;边看边求教,最后说:我也去试试。

回到教室,她就开始如法炮制。她脱去外套、挽着袖子,一头汗、两手泥地当起了泥瓦工。

那年冬天,小雪老师砌的炉子,真不好用,但她让我认清了一个理儿:一个人真正的强大,是生长在内心的。敢做,就是一种力量;敢做,就成功了一半。

我的三位女班主任,都是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。她们没有什么光辉的事迹,但我觉得她们很美、很伟大。也许,师者之魅力就在一个“爱”字吧——一种旷日持久的、稳定的爱。

亲情

小时候,家里很穷,我刚满5岁,便成了家里的一份劳动力。

母亲割猪草很快,一手割草,一手抓草,极有节奏地向前推进。我比母亲慢一些,要用镰刀多划上一个来回才能把草割下来。母亲意有所指地说道:“割得了猪草,不一定割得了生活,但是猪草都割不了,就一定割不了生活。”

回家路上,还没到家,就听到了猪圈里母猪的叫唤。母亲说道:“把猪喂饱了,你的学费就有着落了。”于是再去割猪草时,我把镰刀使得飞快。

四年级以后,母亲就不再让我去做农活,“你把书念好就行了”。但我那时玩心很重,放学后回房间,说是写作业,却时常从窗子翻出去找人玩。后来,每天晚上,母亲忙完农事,就会坐在我旁边看我写作业。但她实在太累了,总会打瞌睡。我知道在瞌睡中挣扎有多折磨人,所以这让我更加愧疚。我提起笔,像是握住一把镰刀,努力收割作业本上长满的猪草。母亲的头愈发低了下去,而我的腰背却笔直地挺立起来。

读初中后,为了挣钱,父母都去大城市打工了。我成了留守儿童,就像荒地上的猪草一样,独自承受风雨,偶尔有些露珠,也很快就蒸发掉。

但初三那年,母亲突然回来了。原来,父亲病了。他的双眼黄黄的,肥大的肚子配上他瘦弱的身躯显得触目惊心。母亲没跟我多说一句就出门了,直到第二天,我把早饭做好后,母亲才回家,带着一包花花绿绿的钞票,“里面是借的5万块钱,给你爸看病。”母亲的声音很是沙哑,就像一把用钝了的镰刀砍在猪草上。

但是这次的猪草,她没有割下。两个星期后,父亲还是撒手人寰。之后的日子里,母亲明显地瘦了,头上的白发也明显地多了。为了尽快还债,她起得更早,睡得更晚,背后的篓子里猪草也堆得更高。

如今,我也成为了母亲。我时常带着孩子走在田间地头,指着猪草,也指着割猪草的乡亲们说,我曾是其中的一员。

“割得了猪草,不一定割得了生活,但是猪草都割不了,就一定割不了生活。”这是母亲对我说的话,如今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孩子。

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段小华

割猪草

记忆

青青石板路

湖南省作协会员 卢兆盛

老家一带所有的村庄,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,连系着家家户户的路,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石板路。可以说村庄有多老,石板路就有多老。古老的石板路蜿蜒成乡间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,给古朴的村庄平添了几许厚重几许安宁……

石板路完全依村庄地势而建,平路则平铺,坡路则叠铺,形成石阶。石块有长有短,有宽有窄,有厚有薄,日晒雨淋,人踩畜踏,平展展,青幽幽。看上去,特别养眼,特别舒服。

不过,烈日炙烤下的青石板路也有热得烫脚的时候,好在时间不长,也就是正午那个时辰。

时光倒退三四十年前。夏日里,村人走路都打赤脚。我们这些小顽童似乎不怕太阳暴晒,一放暑假,便打起赤脚到处疯跑,捞鱼摸虾,偷梨窃枣,大人的呵斥根本不管用。正午时分,怕青石板烫脚,我们都踮着脚后跟大步疾走或小步快跑,那样子看起来颇有几分滑稽。

但,夕阳西下、夜幕降临后,石板路清凉冰冷的本色便毫无保留地完全显露出来。辛苦劳作了一天的村人,把活动的场所转移到了石板路。有的索性把饭桌摆在门口的石板路上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进晚餐;有的把凳子椅子搬到自家院子里的石板路上,一把蒲扇轻摇,摇出张家李家短;有的则干脆一张凳椅都不要,一屁股坐在石板上,抬头看天上月亮星星,低头搓腿脚上还没有洗去的泥巴……山风好像很会拐弯抹角,沿着村巷,贴着石板路,一阵阵吹来,把凉爽送进每户人家……

在城里成家后,每年夏天,我总会抽空回老家小住几日,脱了鞋子,打着赤脚,零距离感受石板路的亲近,享受石板路的爱抚,既是减压,更是消暑,也是重温儿时的梦……

总觉得老家的夏夜没有城里那般炎热,除了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的自然优势外,我想,纵横于村庄里里外外的那一条条清凉的石板路,定然也有几分功劳吧。

一叶知秋



印象

李磊/摄

随笔

向青草更青处漫溯

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 王春光

回望是一种姿态,是为了更好地眺望远方。

岁月芬芳,时光温暖。独自灯下,重温支教生活;伏案提笔,重拾团队互助的温暖、教学相长的愉悦、工作碰撞的启迪,记忆芬芳。

团队互助的温暖

一个人走得很快,一群人走得更远。

我所在的武冈支教队新东小分队,共有五位老师。工作中,大家互商互量,互促成长。感恩遇见,温暖幸福。

犹记得,初到新东小学,学校领导带领我们了解校园、安排宿舍,踏入宿舍的一瞬间,一股暖流涌入心间,被子、枕头、脸盆……小到牙刷、牙杯都已准备就绪,陌生转瞬即逝,感动扑面而来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从食宿安排到教育教学工作研讨,我深深感动

于他们细心周到的关照和全心投入的工作作风。身在其中,温暖备至。

教学相长的愉悦

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,更是知识的学习者。

新东小学的孩子们总是带给我许多惊喜,让我不断调整课堂教学,和他们一起进步,体味教学相长的甘甜。

在学习《我的校园》时,我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,来到学校的正门前,观察校园建筑的布局,明晰设施场馆的方位。走在校园里,他们是欢悦的小鸟,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我开始思考,怎样让他们走出教室,到真实的生活去学习。

在感受母亲怀胎十月的辛苦时,我请他们把自己沉重的书包挂于胸前,保护书包,蹲下、站起、系鞋带,“哎呦哎呦”的声音里,是对母亲不易的理解和感恩。

工作碰撞的启迪

同在蓝天下,你们努力的姿态真美。

还记得初到学校上课的时候,前面一节课老师的板书占据了整整一黑板,彩色粉笔清晰地标注着难点和重点,习惯了看各种课件展示的我,为老师工整详尽的板书叹服。后来,我又注意到每间教室的墙壁上,都有一张同样的表格,那就是课文背诵过关表,有学生的姓名,有课文的序号,有过关的情况反馈。在课间,我还时常看到老师们面批的身影,一对一讲解的苦心婆心……

这一幕幕的勤奋,总是回荡在我的脑海,提醒着我,不忘初心,躬身前行。

未来的教育生活中,还有无尽的美好等着我去发现,去体验,去欣赏。向青草更青处漫溯,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